V
J269
K96
2

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庚子

或問邇来談學家往往揭一宗指子獨無之何也

子亟稱性善莫便是宗指否曰吾於此亦頗叅之有年矣叅来叅去委不如性善二字好這裡叅得一分透即有一分得力叅得二分透即有二分得力叅得完完全全便是聖人如何叅曰此事選不得日子揀不得方向定不得格式只

要辨一副真精神隨時隨地都是理會處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只無隱二字分明將性之全體拈出教人一個參法也

孔子賛周易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俱是述而不作只中庸二字是特地拈出畢竟中字還是述惟添個庸字乃是作耳由春秋以来二千餘年諸子百家紛紛競起都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搜求病根只是無柰何許多聰明才辯不肯庸乃知這一字真是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預為點破萬兩千觔十分鄭重不可草草看也

或問孔子之評韶武也伊川先生云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美盡善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也樂記云有司失其傳也朱註則云舜紹堯致治武王代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兩說孰當曰孔子之評委

如伊川所云為傳其樂者而發、究竟言之亦是實話朱子則又推本言之也曰何也曰樂以象成也試將舜典一篇一一描寫出來豈不盡美又盡善試將泰誓諸篇一一描寫出來安得盡美又盡善也若作意安排本是反之却要扮做性之的規模本是征誅却要扮做揖遜的格局則偽而已矣非特聖人不肯為亦不能為也故曰亦是實話觀孔子聞韶至不知肉味且喟然嘆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與顏子論為邦曰樂

則韶舞其所稱至德一則歸諸三以天下讓一則歸諸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意可見矣曰審爾得無臣議君乎曰孔子不直評舜與武而評其樂又不直評其樂而評夫傳是樂者所言在此所以言在彼箇中多少含蓄多少委婉譬諸水月鏡花道是真非真道是假非假讀者識得時便見聖人下語字字化工識不得聖人亦任人作何猜度難與苦苦分疏也

中庸於舜曰必得其名於武曰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一字之間不少假借其嚴如是此正可與評
韶武之案相參
善乎邵文莊先生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曰
身心猶歉焉曰不失亦險矣哉於以見孔子之
為是言一則以武王所遇不幸而適丁其窮而
重為悲惋一則以武王一腔情事猶幸而得見
亮於天下而聊為慰解也其措精矣
觀人以言言可飾也觀人以行行可勉也觀人以
心心可匿也必也觀其神乎孟子曰存乎人者
莫良於眸子眸子瞭焉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
眸子眊焉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皆以觀其神也孔子言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而終之曰察其所安亦是
此意
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要人主並耕而治孟子歷
歷稱堯舜以破之陳相不辯一言想亦服了曰
恐未必然渠必曰神農是個開天闢地的大聖
人柰何讓過了他只於堯舜脚下盤旋如此縱

然做得好亦只成一箇小小局面視今之諸侯王五十步百步間耳豈不到底落在厲民自養套中未聞道也曰不二價如何曰孟子言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意謂精粗同價人莫為其精美惡同價人莫為其美耳渠必曰我正憂夫俗之日靡也特為設這箇法使人只為其粗莫為其精只為其惡莫為其美以還太古之樸柰何此意非惟衆人不識雖孟子亦不識也這等議論儘高儘妙陳相輩如何不被他動

用九見群龍無首圓之至也用六利永貞方之至也天圓而地方

或問存齋徐公何如曰可謂救時宰相矣問五臺陸公何如曰可謂救時冢宰矣曰有疑兩公心術欠粹白然否且如華亭為亞相時畏事分宜至忍耻與之結兒女之親平湖為少宰時適御史丁勺原糾發科場積弊特疏參劾此等舉動亦殊不光明耳曰此論甚正兩公俱非庸流假令聞之亦應心服乃其揔揆秉鈞實有功於世

道。即褊衷妬口。不得而廢之也。更有可商量處。華亭為亞相時爾爾。而識者皆信其異日必為名總揆。平湖為少宰時爾爾。而識者皆信其異日必為名秉銓。夫聲音笑貌。可強而然。吾輩於此。試思二公一段真精神何在。當有省發。不必瑣瑣吹求也。

秉銓須是心眼合一。自踈菴王公在事。倒瀾已甚。寅所嚴公。不要錢矣。無能有所振作也。二山楊公。一味模稜。久而其術亦窮。人皆厭之。惟宋商丘奉職循理。孜孜在公。可謂有其心矣。陸平湖激濁揚清。風規皎皎。可謂有其眼矣。故識者以為論執持。當推宋。論作用。當推陸。在宋實開反正之漸。在陸遂收旋轉之功。宋類猾。陸類狂。立峯心谷兩餘姚。則依稀具中行之槩焉。四君子一時後先柄事。世道之福也。皆不得久於其位以去。惜哉。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狀夫子也。得其髓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曾子之狀夫子也。得其骨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之狀夫子也。得其肉矣。自此以外、大率得其皮而已。然則鄉黨一篇何如、曰、皮肉骨髓咸在焉。只看人作何理會。故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筭計。那筭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或問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融。孟子苦苦爭一箇善字、便死煞了、到底爭不過告子、曰然則性無善無惡乎、曰然、曰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語否、曰何也、曰、孔子不言無直無曲、早已說得死煞了也、何但孟子爭不過告子、曰、然則性相近、與性善、二語無以異乎、曰、善者對惡而言。近者對遠而言。謂之善、所以別於惡。謂之近、所以別於遠。一邊執定是善。一邊執定是近。都是說得死煞了也。奚其異、曰、然則孔子言上知與下愚不移、

孟子言人皆可以為堯舜何如曰為則堯舜因而不學則下愚兩語正互相發耳不審子何所疑也

問程子識仁說曰程子此一篇字字從赤心中流出邇來儒者既已家尸而戶祝之矣只是程子全提今也似乎半提曰何也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曰既於義禮智信皆仁也草草放過即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亦只窺見得一個儱統意思而已非真能如程子之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也既於誠敬存之草草放過即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亦只窺見得一個脫洒意思而已非真能如程子之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也是且併其半而失之矣子謂程子

全提今也似乎半提愚竊謂程子實提今也似乎虛提曰也難道他盡是虛只是多從便宜處走了

或問說者云伊川考亭確乎其為儒宗矣乃其喚醒人處似不如象山陽明也然歟曰此不可以一端求也自昔聖賢有作教亦多術矣或潛移密誘舒徐委篤養人性地或單提直指明白痛快發人性光吾讀論語二十篇而知孔子之教大都主於養人性地者也吾讀孟子七篇而知孟子之教大都主於發人性光者也謂孔子不如孟子喚醒人可否豈惟孔孟即曾思亦然大學中庸其明徵也豈惟曾思即周程亦然太極圖說非深心者莫能入也通書非易心者莫能入也至於定性書識仁說覽者當下豁如矣豈惟周程即朱陸亦然善乎吾師方山先生之言之也曰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此兩語闡明兩先生之異而同同而異處最為精確庶幾足以折紛紛之論

矣

高存之歸予吳康齋先生集予取而閱之見日錄中有曰君子當常吃虧方做得存之字字加圈為之惕然有省再四咀嚼不能舍去於是為之默默自諷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吃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吃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吃虧而已矣如是者久之已而閱至忠國公石亨族譜跋先生自署為門下士存之書其上曰

君子不可與小人有緣蓋亦先生之不幸也輙為之怏怏不樂過季時語之季時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予曰何以知之季時曰吾以先生知先生耳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荐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此以知其不然者一也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況於先生先生所為堅辭諭

德之命意蓋若將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不然者二也予聞而躍然起曰弟此論可謂具眼大快人意嘗聞陳白沙先生被召至京忌者誣其潛作十詩獻太監梁芳得授檢討委如所言康齋為石亨門下士白沙又為梁芳門下士矣其何以為兩先生

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辨揚墨也愚謂如辨割烹辨瘠環等類其功亦正不小何者自夫前之辨得行而後吾聖賢之道昭然如日中天一切嗜奇好怪之徒無所施其橫議矣自夫後之辨得行而後吾聖賢之心昭然如日中天一切乞墦登壟之徒無所容其曲說矣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或問世之詬講學非也但講者宜講道學不宜講理學盍慎諸予曰道學理學何別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是之謂道理則其中條件耳程朱理學也非道學也曰審如所云老子是道學孔子

是理學告子是道學孟子是理學曰何也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老子只单提一個道生之謂性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告子只单提一個性及觀孔子二十篇孟子七篇其於言仁言義言禮言智何縷縷也豈不並是條件中物故曰老子是道學孔子是理學告子是道學孟子是理學

程伯子曰有恁你管得我有恁我管得你教人致太平後某願為太平之民程叔子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讀兩先生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乾之為言健也天道也其在於人則誠者之事也而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是就本體上點功夫亦分明畫出一個健字來坤之為言順也地道也其在於人則誠之者之事也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就功夫上點本體亦分明畫出一個順字來

或問程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何也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之本天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謂之本心

朱子之釋格物特未必是大學本旨耳其義却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之一原語格則備舉程子九條之說會而通之至於呂謝諸家之說亦一一為之折衷焉總而約之以四言曰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知此方收得盡耳故惟大聖大賢不得拘以是法其次未有不由之而入者也議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竊恐以語末流之弊誠然有之以語朱子過矣予往見孔子論學詩自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說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意頗

疑之以為瑣屑爾爾何能不見薄於老莊諸人
今乃啞然自笑也并記之以志予妄
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為上格無稽之
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如
此看來即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
徹上徹下語也
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
傍矣今考年譜則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
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

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說藉寐中若
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是亦未嘗不
從念慮入也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近來信
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
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
曰當時尚有微動於氣所在設今處之更不同
是亦未嘗不從事為入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
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
臆說且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

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嘗不從文字入也。予昔聞季彭山言山陰有黃肇子讀書不牽章句、成化弘治間儒者守成見莫之信、惟陽明與之善、又聞陽明遇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見投契、嘗為文別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於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說而求焉、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至於門人徐曰仁、陸原靜輩、始亦不無牴牾、已而各竭所疑、反覆辨析、而後歸於一、由此觀之

其所商求印證得之友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嘗不從講論入也。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何同異、可以忘言矣。

再閱陽明與羅少宰書有云、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竊惟朱子

平、陽明高、朱子精實、陽明闊大、朱子即脩即悟、陽明即悟即脩、以此言之、兩先生所以考之事為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者、委有不同處、要其至於道則均焉、固不害其為同耳、若曰是起千里之謬至推而比諸楊墨、試揆諸此心之良知、其果然乎、否也、

薛文清讀書録似乎句句是見成的不曾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来便句句是文清的

韓淮陰登壇數語、便決漢楚興亡、諸葛武侯隆中數語、便將漢季天下分而為三、異時按之毫髮不爽、渠何所憑依了了如此、看来只是眼清耳、淮陰識得高祖項籍兩人、武侯識得先主曹操孫權三人、

或問聞子少時有晉陵謝省菴令君、貽以陽明文粹、子讀而愛之、於是亦遂好言禪、乃今於陽明猶亟稱焉、獨於禪則絶口不言、非直不言而已、察子之意、壹似疾之然者、壹似厭之然者、壹似

畏之然者何居乎、曰是三者皆有之、曰、然則何者何為而好之、乃世之好之者、又何為一往而不返也、曰、這也惟不得他門委自有動人處有服人處、雖以一筆塗抹、曰、何也、曰、他門極肯吃辛苦、真是日不坐、夜不眠、渴不飲、飢不食、寒不衣、聞那裡有個善知識、定要去參他、逢山鑿山、逢水截水、便是喪身失命、也不畧為皺眉、幸而摸着個巴鼻、且不止苦、卓舉揚、還去藏形斂跡、密切磨煉、如聾如啞、如醉如狂、更不知天地間、尚有何事、他辨了這副精神、人如何不服他、且他既辨了這副精神、如何不透出一個奇特的消息來、人如何不被他動、吾儒却只悠悠自在、一月中、不知有幾日成得片段、一日中不知有幾刻成得片段、其間稍伶俐的、反向他頷下掠取餘沫、認作自己家珍、橫說豎說、曾不慚愧、忽然遇着明眼人、一擊粉碎、濟得恁事、所以遂輸與他、朱子嘗言他門有人、我這裡無人、以此只是他却占了一件便宜、曰、何也、曰、他門拚得出

家一切都撇更沒個東西與他作對便自空蕩蕩地於境常處其逸要得有個成就也順而易吾儒日在人倫事物中有許多情委合與體貼有許多變態合與調停便自芒碌碌地於境常處其勞要得有個成就也逆而難所以又輸與他曰他門做便宜的題目却肯吃辛苦我門做辛苦的題目却要討便宜如何使得曰誠然究竟亦只在人耳進吾往也止吾止也而今須竪起兩肩放開兩脚努力前去千不休萬不休誓

做個大大豪傑莫被他笑

吳康齋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大古之樸羅整菴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